

南京图书馆藏丁氏八千卷楼抄本《传奇汇考》考论

王文君

内容摘要:南京图书馆所藏《传奇汇考》抄本系两江总督端方为江南图书馆购入的丁氏八千卷楼旧藏,其编排顺序及正文均与石印本《传奇汇考》完全一致,可以确认是石印本《传奇汇考》的底本。该抄本的发现可以纠正石印本的诸多讹误,也可以纠正因运用石印本而导致的错误论断,对《传奇汇考》以及《曲海总目提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传奇汇考》 八千卷楼 《曲海总目提要》

《传奇汇考》是一部编写于清代的提要式戏曲目录,自从被王国维《曲录》等戏曲目录著录后,渐为人知。1914年,古今书室石印出版了一种未注明版本依据的八卷本《传奇汇考》,该本错漏之处甚多。随着研究的深入,石印本因为易得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传奇汇考》,其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愈发凸显。该书的底本是一种什么样的版本、是否存世、该书是否如实反映了底本,成为学界长期未能解决的学术难题。笔者最近在南京图书馆发现了一种《传奇汇考》抄本,^①经比较可以确认,它正是石印本《传奇汇考》的底本,这一发现不仅解决了一个学术悬案,且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以下详述。

一、丁氏八千卷楼抄本《传奇汇考》述略

南京图书馆所藏《传奇汇考》的基本情况如下:共计8册,长约23.4CM,宽约13.5CM。正文每半叶9行,每行24字,注释双行小字,无行栏。首册目录每半叶两行,顺序自右向左,自上而下共18种,有朱文印三方,从上到下依次为:江苏省第一图书馆藏书、两江总督端方为江南图书馆购藏、八千卷楼藏书之记;正文首页有朱文长方印:江南图书馆藏书印。第五册目录首页有朱文方印:钱塘丁氏正修堂藏书。藏书印是藏书家曾经递藏典籍的直接证明,由此可以确认南图藏本《传奇汇考》是由两江总督端方为江南图书馆购入的丁氏八千卷楼藏书。

^①索书号为GJ/EB/41317。

下面先来看南图所藏八千卷楼本《传奇汇考》所收剧目情况：

第一册开卷即为《传奇汇考目录》，从《全家庆》开始，至《表忠记》结束，共 30 种，顺序依次为：全家庆、龙华会、求如愿、蓝采和、千里舟、十锦塘、赤龙须、松筠操、紫珍鼎、龙凤图、龙凤合、双龙坠、三虎赚、瓦岗寨、别有天、雪香园、小天台、醉西湖、双凤环、双飞石、元宵闹、文犀带、玉尺楼、白纱记、泮宫缘、买愁村、楼外楼、双叠缘、铁冠图、表忠记。

第二册没有目录。正文从《郁轮袍记》开始，至《狮子赚》结束，共计 33 种。剧目依次为：郁轮袍记、醒世魔、摘缨记、撮盒圆、天有眼、孝顺歌、莲囊记、桃花闹、凤鸾鸣、络冰丝、紫箫记、香山记、红梅记、白蛇记、罗帕记、芦花记、修文记、梅花楼、双龙佩、沉香亭、续情灯、文章用、玉瑒缘、逍遥乐、上林春、裙钗塔、伽蓝救、黑鲤记、万民安、留生气、文媒记、红莲债、狮子赚。

第三册没有目录。正文从《庐夜雨》开始，至《名花谱》结束。共计 36 种。剧目依次为：庐夜雨、满床笏、锦江沙、百子图、九锡记、绣平原、混元盒、称人心、新节孝记、三殿元、彩燕诗、彩霞旛、想世情、纲常记、灵犀锦、芙蓉影、海棠记、双修记、双锤记、小江东、万全记、双小凤、练忠贞、卖相思、续情灯、诗赋盟、玉钗记、笠篴记、合钗记、远尘园、绾春园、锦上花、鸳鸯梦、浣花舟、菖园记、名花谱。

第四册目录自《慈悲愿》始，至《双杯记》终，共 34 种。其中《奈何天》无目有文，实际为 35 种。剧目依次为：慈悲愿、吉祥兆、挑灯剧、碧纱笼、秋风三叠、女红纱、四婵娟、回文锦、紫金鞍、闹高唐、回龙记、吊琵琶、读离骚、黑白卫、桃花源、清平调、凤求凰、慎鸾交、（奈何天）、巧团圆、风筝误、怜香伴、翻千金、易鞋记、双螭壁、百凤裙、射鹿记、赤壁记、百花记、庆丰年、照瞻镜^①、七红记、小英雄、百福带、双杯记。

第五册目录自《玉楼春》始，至《牡丹亭记》终，共计 35 种。剧目依次为：玉楼春、领头书、南桃花扇、遗爱集、红莲案、天下乐、冯欢市义、九龙地^②、海潮音、昇平乐、万花楼、一品爵、万花亭、情不断、广陵仙、梦磊记、锦西厢、相思砚、夜光珠、凤鸾俦、因缘梦、不了缘、醉菩提、春灯谜、双熊梦、风云会、双官诰、锦笺记、燕子楼、杏花庄、五福记、登楼记、小忽雷、眉山秀、牡丹亭记。

第六册目录自《东郭记》始，至《狮子赚》结束，共计 52 种。正文至《江天雪》完，计 35 种。剧目依次为：东郭记、鸳鸯梦、题门记、十义记、全忠孝、四异记、双报恩、娇红记、蕉鹿梦、义乳记、一文钱、雪里梅、白玉楼、曲江记、一笑缘、天马媒、西园记、葵花记、三元记、香囊怨、再生缘、马上郎、玉花记、落花风、小桃源、割犀剑、天福源、玉杵记、崔护谒浆、蓝桥记、午日吟、同甲会、离魂记、金镜记、江天雪。

①正文实为《照胆镜》。

②正文实为《九龙池》。

第七册目录自《广寒香》开始,至《名花谱》结束,目录共计71种。本册正文至《钓鱼船》结束,计35种。剧目依次为:广寒香、一合相、吉庆图、双玉人、夺秋魁、合欢殿、庆有馀、顺天时、遍地锦、义贞缘、两荣归、双合欢、闹门神、财星见、君臣福、倒铜旗、状元堂、耳鸣冤、杰终禅、祥麟现、善恶报、锦蒲团、幻缘箱、宝昙月、芙蓉剑、桃林赚、天枢赋、三孝记、状元旗、齐天乐、通天犀、软篮桥、蝴蝶梦、鱼篮记、钓鱼船。

第八册目录自《重重喜》开始,至《醉将军》结束,共计26种。剧目依次为:重重喜、反三关、后白兔、仙桃种、两生天、芙蓉屏、人天乐、万仙录、寻亲记、双蝴蝶、清平乐、金兰谊、鸳鸯笺、双错叠、凤和鸣、四全庆、晋阳宫、绣衣郎、东山记、赤壁记、邮亭记、双瑞记、灵犀佩、金刚凤、四郡记、醉将军。

八千卷楼本共计8册,没有分卷。其中第2册与第6册共用第6册的目录,目录中缺16种;第3册与第7册共用第7册的目录。可见现南图的摆放顺序并非原书的次第,第2册应置于第6册之后,第3册应置于第7册之后。

再来看看该书的著录和流传情况。八千卷楼本《传奇汇考》著录于《八千卷楼书目》第二十卷集部:“不分卷,不著撰人名氏,抄本。”^①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两江总督端方的主持下,缪荃孙、陈庆年等人帮江南图书馆收购了八千卷楼藏书。但是查《江南图书馆善本目录》、《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覆校善本书目》、《南京图书局书目二编》、《国立南京图书馆甲库善本书目目录》、《国立南京图书馆善本图书目录》等,以及《八千卷楼藏书未归本馆书目》^②,均未著录《传奇汇考》。该抄本目前仅在幺书仪《中国文学通典·戏曲通典》一书的“传奇汇考”条目下被提及为:“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丁丙旧藏)。”^③可以说,在日本所藏的几种《传奇汇考》抄本得到研究者普遍关注,不断被介绍和研究的时候,藏于国内的八千卷楼本却长期情况未明,以至于有学者曾经指出:“八千卷楼所藏之本存佚如何、面目如何值得关注。”^④那么,在该书被丁氏收藏之前,其流传情况如何呢。这可以从其第五册册首的一段跋语谈起。

该跋与石印本第五卷卷末的跋语完全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八千卷楼本文首有朱印三方,分别为:播琴山馆、江苏省第一图书馆藏书、两江总督端方为江南图书馆购藏;文末亦有朱印三方:文邨居士、臣振声印、宝之。除了“江苏省第

①(清)丁丙、丁立中编:《八千卷楼书目》,影印民国十二年铅印本,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②按:此处石祥《杭州丁氏八千卷楼书事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3页)有较为详尽的叙述。石祥根据南图抄本,统计出八千卷楼书目总计1029种1054部,其中词曲类64部66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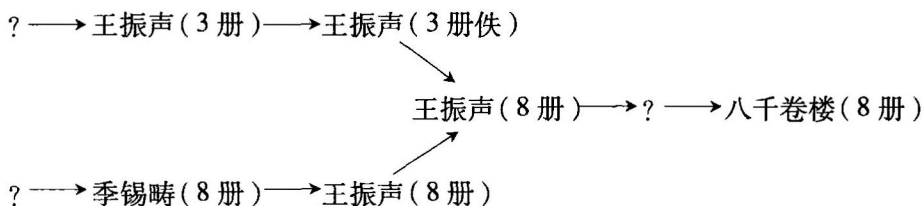
③幺书仪等主编:《中国文学通典·戏剧通典》,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578页。

④王瑜瑜:《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518页。

一图书馆藏书”、“两江总督端方为江南图书馆购藏” 两方为江南图书馆购得后钤之外,另外四方都指向了同一人——王振声。

王振声,江苏昭文(今常熟)人,“字宝之,号文村(有《文村杂稿·书跋·笔记》),学者称文村先生,室名播琴山馆(有《播琴山馆杂录》)、鱼雅堂”^①,上海图书馆现存有《王振声遗著十三种》(线善 T09633-40)。上述四方印,“播琴山馆”为王振声藏书室“鱼雅堂”的别名,“文邨居士”为其号;“宝之”为其字。

跋文略述《传奇汇考》的部分流传情况:王振声先有3册《传奇汇考》,之后因借出而遗失;此后季锡畴送8册《传奇汇考》给王振声,王振声原有的3册与季锡畴的8册并不相同。王振声先得的3册,并未说明来历,且原本已经遗失,不能考其源流,因此八千卷楼抄本即季锡畴所藏的8册《传奇汇考》。学者李庆怀疑季氏藏书当为铁琴铜剑楼藏书,是因为季锡畴与王振声交流《传奇汇考》时,二人正在编写晚清重要的私家藏书志《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然而《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集部除《中原音韵》外,未收录任何戏曲作品或选本,全目也并未著录《传奇汇考》。且八千卷楼本除了上述几方藏书印之外,仅于《诗赋盟》正文后有一方朱文印:“天许作闲人”,并无任何证据指向铁琴铜剑楼。因此,八千卷楼本的来历目前只能追溯为:



其流传脉络较其他几种《传奇汇考》抄本更为清晰,且其钞写年代不可能晚于同治初年(1862)。因为《传奇汇考》抄本情况复杂,避讳不甚严格且有可能为后来抄本改易,所以该本的抄写年代,需要经过与其他多种抄本详细比勘才能推论,此处不再进一步追溯。

这个新发现的八千卷楼本《传奇汇考》与1914年古今书室石印出版的八卷本《传奇汇考》有无关系呢?在考察这个问题之前,先谈谈八卷本《传奇汇考》的相关情况。

二、石印本《传奇汇考》的价值与疑问

古今书室石印本《传奇汇考》,共8卷,每卷均有单独目录,内有同治壬戌

^①陈玉莹编著:《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编增订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0页。

年(1862)“文村逸叟”的跋文。江巨荣、浦部依子、李庆等据石印本卷5文后的“文村逸叟”跋,考证出跋文中的“娄东季崧耘,当是季锡畴。娄东,乃指太仓。‘文村逸叟’当是王振声(1799-1865),号文村先生”^①,进一步推断“季氏书,或当和当时的藏书大家铁琴铜剑楼主人瞿氏有关”^②,这与上文的考述一致。然而此书并未交待所据底本,在底本未明的情况下,学界对其持有如下三种不同的意见。

(一)石印本不可用。

这种说法以董康最具代表性,他在整理《曲海总目提要》之前已经寓目了多种《传奇汇考》和《乐府考略》抄本,对所经眼和未见的几种《传奇汇考》抄本大加欣赏:“从清室宝瑞臣处得阅《传奇汇考》一书,有十巨册,喜其翔实,闻黄陂陈士可都护亦有之,与宝本互有出入,两书惜未流行。”^③对易得的石印本却评价甚低:“坊间有石印本,任意删节,已非完书。”因此,虽然石印本有10多种《曲海总目提要》未收的剧目提要,董康也并未采用。

(二)石印本具有补遗的作用。

此说以杜颖陶为代表,他曾据石印本对《曲海总目提要》进行补遗,注重石印本的文献价值。《曲海总目提要拾遗》收入石印本中的11种剧目提要,此后的《曲海总目提要补编》又收入重出但正文不尽相同的《鸳鸯梦》和《练贞贞》2种剧目提要。傅惜华也曾据日本藏《传奇汇考》抄本与石印本《传奇汇考》、排印本《曲海总目提要》相较,“辑成《曲海总目提要拾遗》四卷,及《曲海总目提要校勘记》一卷,惟以人事倥偬,尚未暇付印耳”^④。

(三)石印本可作为版本比对的参考。

存世的《传奇汇考》抄本虽然有多种,但“它的庐山真面目(就今犹存世部分而言)至今尚未完全为世人所知”^⑤。石印本的情况恰恰与其他多种深藏于图书馆的抄本相反,经由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重新影印出版后,流传范围越来越广,一般研究者不难读到。正因为如此,学者往往将其作为介绍其他《传奇汇考》抄本的参照物。例如蒋寅、赤松纪彦、李庆等学者都曾据石印本介绍京都大学所藏《传奇汇考》,并由此展开对其文献价值、版本关系的讨论。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购入的大仓集古馆藏书中亦有3种《传奇汇考》抄本,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大仓文库”书志》,也是参考石印本介绍了这3种抄本的情况,例如第一种第一册“册一:凡五十七条,前半与古今书室石印本卷一同,后

①②李庆:《两种日本现存〈传奇汇考〉抄本考》,《文化遗产》2010年第3期。

③(清)无名氏编撰,董康、吴梅、王国维、孟森、陈乃乾等整理《曲海总目提要》序,天津古籍书店据1928年大东书局影印本,1992年,第14页。

④傅惜华:《日本现存中国善本之戏曲》(下),《中国文艺》第1卷第6期,1940年2月。

⑤邓长风:《〈传奇汇考〉探微》,台湾《汉学研究》第17卷第1期,1999年6月。

二十七条古今书室本缺”^①。藉此,我们可以知道大仓文库藏本的大概情况。

较上述三种情况更推进一步的仅有邓长风,他在《〈传奇汇考〉探微》一文中对石印本评价甚高,“虽然石印本的底本也不一定就是原貌,但它没有经过近人的改窜,因而可据以寻绎出一些在《曲海总目提要》里已经失踪的线索,则无疑问”^②。他将石印本作为最重要的依据,考察了《传奇汇考》与《乐府考略》的关系,在《传奇汇考》的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观点:该书的撰写始于康熙前期,完稿于康熙末年,其最初作者可能是浙江萧山人来集之以及他的友人,他们借助该书表达了遗民情绪。

由此可见,对石印本的信任程度,决定了研究者对其使用的程度。但目前对石印本显然使用的多,研究的少。而石印本的问题也正如江巨荣等指出的:“季、王二人,皆精于版本、目录之学,而石印本《传奇汇考》却差错、脱漏满纸。出现这种情况,是原本未经校订,还是石印致误,不得而知。今日影印,不作更订,也易于以讹传讹。”^③因此,只有搜寻到石印本的底本,才能更为准确地使用石印本,解决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学术难题。

三、八千卷楼抄本与石印本的关系

如上文所述,八千卷楼抄本中的跋语与石印本完全一致。但要考证八千卷楼本与石印本的关系,除了跋语之外,还应该考虑二者的册数、所收剧目与提要正文。

(一)册数与剧目。

石印本《传奇汇考》共8卷,实为8册。八千卷楼本为8册,不分卷。已知现存所有《传奇汇考》乃至《乐府考略》抄本均不分卷,石印本分卷应为古今书室的篡改。石印本8卷的编排顺序与八千卷楼本8册的编排顺序完全一样,卷一对应第1册,卷二对应第2册,以此类推至卷八对应第8册,与南图所藏八千卷楼本的编排顺序完全一致。前文已经说到八千卷楼本的次序问题,八千卷楼本第2册无目录,剧目对应于第6册目录的后半部分,石印本将这部分目录直接转录到第2卷。八千卷楼本第3册无目录,剧目对应于第7册目录的后半部分,石印本又将这部分目录直接转录到第3卷。因此,给研究者造成一种错觉:每一卷都是有目录的。王瑜瑜就曾指出:“古今书室石印本各卷之目录或为出版者后补,不详是否出于目录编撰者之手。”^④

①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大仓文库”书志》,中华书局,2014年,第1746页。

②邓长风:《〈传奇汇考〉探微》,台湾《汉学研究》第17卷第1期,1999年6月。

③江巨容、浦部依子:《〈传奇汇考〉及其相关戏曲考释书目——从〈传奇汇考〉到〈曲海总目提要〉及〈曲海总目提要补编〉》,台湾《戏剧研究》第3期,2009年1月。

④王瑜瑜:《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205页。

为行文方便,笔者将八千卷楼本与石印本 8 册的剧目,依册(卷)列表对照显示如下:

八千卷楼本	石印本	异同
《全家庆》至《表忠记》 共 30 目	《全家庆》至《表忠记》 共 30 目	同。
《郁轮袍记》至《狮子赚》 共 33 目	《郁轮袍记》至《狮子赚》 共 33 目	《沉香亭》一剧,石印本目录页中为“沈”,正文中为“沉”。其余全同。
《庐夜雨》至《名花谱》 共 36 目	《庐夜雨》至《名花谱》 共 35 目	《纲常记》一剧,石印本无目有文,实际也为 36 目。其余全同。
《慈悲愿》至《双杯记》 共 34 目	《慈悲愿》至《双杯记》 共 34 目	《奈何天》一剧,八千卷楼本无目有文,实为 35 目。 《黑白卫》一剧,石印本无目有文,实为 35 目。 《凤求凰》一剧,石印本正文中为《凤求凤》。其余全同。
《玉楼春》至《牡丹亭记》 共 35 目	《玉楼春》至《牡丹亭记》 共 35 目	同。
《东郭记》至《江天雪》 共 35 目	《东郭记》至《江天雪》 共 35 目。	八千卷楼本《崔护谒浆》,石印本作《崔护渴浆》,其余全同。
《广寒香》至《钓鱼船》 共 35 目	《广寒香》至《钓鱼船》 共 35 目。	石印本《两荣归》缺“归”。 八千卷楼本《杰终禅》,石印本作《杰於禅》。 八千卷楼本《通天迟》朱笔校改为《通天犀》,石印本为《通天犀》。其余全同。
《重重喜》至《醉将军》 共 26 目	《重重喜》至《醉将军》 共 26 目	同。

二者几乎完全一致。其中出现的不同,如“沈”与“沉”、“渴”与“谒”、“终”与“于”也都可解释为因字形相似致误。如《崔护谒浆》,其他抄本如京都大学本也作《崔护渴浆》;而《杰於禅》,京都大学本与石印本均作《杰终禅》,不同抄本间有细微的差别是很正常的情况。

但是,石印本卷 3 目录中所缺的《纲常记》、卷 4 目录中所缺的《黑白卫》,其他几种抄本如大仓文库本、京都大学本、大阪大学本、郑振铎本、傅斯年本目录均不缺。石印本卷 4《奈何天》一剧,上述几种抄本均为无目有文。出现这种差别:一种可能是石印本所据底本与其他几种抄本并不出于同一版本系统,另一种可能则是古今书室在石印出版《传奇汇考》时抄写致误的。为此,笔者也对石印本和八千卷楼本的正文进行了比对。

（二）正文。

首先，八千卷楼本中用朱笔或墨笔所做的校订，石印本几乎均予以采用。以剧目名称为例，八千卷楼本《通天迟》校改为《通天犀》，石印本也是《通天犀》。笔者已见版本中，国家图书馆本、京都大学本、大阪大学本均收入此剧：

	八千卷楼本	石印本	国图本	京都大学本	大阪大学本
目录	《通天迟》校改为《通天犀》	《通天犀》	《通天迟》	《通天迟》	《通天迟》校改为《通天犀》
正文	《通天犀》	《通天犀》	《通天犀》	《通天犀》	《通天犀》

可见以“犀”校“迟”，其他抄本也曾出现过。然而不仅如此八千卷楼本正文中的校改，也往往为石印本所接受。如八千卷楼本《伽蓝救》中“明万曆”之“曆”校订为“厯”；第5册的《小忽雷》中“与”全部校改为“與”，八千卷楼本中这两种校改出现的次数甚多，石印本几乎都据以采用。又比如八千卷楼本第6册的《香囊怨》，文中增入了“与子弟周恭字子敬者相厚，盐商陆源顾以重赏结欢盼春”^①一句，此句也出现在石印本中。然而京都大学本与大阪大学本中也有此句，可见正文的比对也并不具有唯一性。

其次，石印本正文经常无缘无故缺字，往往造成语句不通，不忍卒读的情况。长泽规矩也在介绍古今书室石印本《传奇汇考》时就曾指出：“同治元年文村逸叟跋。标出古今传奇各篇，举其作者，叙其梗概，考其本事。非完本。又，通行石印本有误脱。”^②这种问题以卷二最为严重：《玉璩缘》、《逍遥乐》、《上林春》、《裙钗记》、《伽蓝救》、《黑鲤记》、《万民安》、《留生气》、《文媒记》、《红莲债》、《狮子赚》等剧往往出现一句话在数处断开的情况，几乎没有一种剧目是完整的。以《文媒记》中的一段为例：

略云卢储字大友，姑□□江人花朝郊外闲游，与赵弼字梦賚相遇饮酒谈心，遂相□□弼念储贫窶，作书荐与扬州郡牧李邀。李邀字翔甫，绍兴人也。□□六十尚无子嗣，夫人黄氏女曰翠玉，貌美才艳，储趁渔舟□□寓两松禅寺，及谒邀，邀方奉命浙西。翠玉于书室见储所□□□卷，翻阅既毕，云此人必中状元。渡储渔妇适至，翠玉与□□英问储居止，使语储以相赏之意，嘱留于杨，以后邀归。而□□卷面批为状，头四字系女亲笔，问夫人及婢，因知女所□□□□，储与缔姻盟。^③

其所缺字、词、文，可与八千卷楼本因纸张粘连等原因导致的模糊处完全对应。这种情况在其他版本中均未出现，是八千卷楼本最为独特的特征。以八

①南京图书馆藏丁氏八千卷楼《传奇汇考》抄本第6册，索书号 GJ/EB/41317。

②（日）长泽规矩也：《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95页。

③（清）无名氏：《传奇汇考》，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1914年古今书室本，1994年，第173页。

千卷楼本缺失的字词, 比对石印本之缺, 所得的一致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证据。

经过上述比对, 结合上一节所谈到的跋语, 可以确认八千卷楼本是石印本《传奇汇考》的底本。

四、丁氏八千卷楼抄本的价值与意义

现存的众多《传奇汇考》抄本中^①, 八千卷楼抄本并非收录剧目最多的, 也可能不是最早的, 更不是保存情况最好的, 但却是现存众多抄本中唯一可确认经由名家收藏并著录于藏书目中的。此抄本的发现可以纠正石印本的诸多讹误, 也可以纠正因运用石印本而导致的错误论断, 与其他抄本一起促进《传奇汇考》乃至《曲海总目提要》的整体研究。

(一) 对石印本具有校勘的作用。

蒋寅曾经指出: “石印本剧目次序大体同于钞本, 惟卷帙先后不同, 疑其据同书之残本零帙重编, 故文字亦多讹阙。”^②如上文所述, 虽然石印本的底本是版本价值较高的八千卷楼本, 但是古今书室在石印出版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错误, 底本的发现有助于对石印本校勘。

首先, 可以纠正石印本中多处剧名与内容不相符的情况。例如卷1《千里舟》、《十锦塘》、《赤龙须》三剧: 石印本第12页为《千里舟》的正文, 页末至“元霜以诗扇赠之曰: ‘朱楼天半锁葳蕤, 树影开遮华英差。吟罢新诗无一语, 东邻盼断眼迷离’ 为”^③, 第13页本应继续接着《千里舟》, 然而第13页、第14页却是《十锦塘》的“邻有梅花桩……于天竺建水陆道场超度仲义报其恩焉”^④。第14页页末为《赤龙须》剧名, 第15页本应是《赤龙须》的正文, 然而第15页、16页却接着第13页《千里舟》正文“为苏卿所见, 因偕元霜往双渐书室……”^⑤直至结束。第16页《千里舟》文末又是《十锦塘》“不知何人所作, 演武林和鼎事”至“盖虑其不识世路险巇也”^⑥, 第17页本应继续《十锦塘》的正文, 却接上第14页《赤龙须》剧名后《赤龙须》的正文“不知何人所作, 演隋李瑒以赤龙须聘赵婉娘极流离颠沛之苦……”^⑦。从第12页到第17

①江巨荣、浦部依子《〈传奇汇考〉及其相关戏曲考释书目——从〈传奇汇考〉到〈曲海总目提要〉及〈曲海总目提要补编〉》, 李庆《两种日本现存〈传奇汇考〉抄本考》都过有统计, 共计有十馀种。

②蒋寅:《东瀛读书记》,《文献》1999年第1期。

③(清)无名氏:《传奇汇考》,第12页。

④(清)无名氏:《传奇汇考》,第13页。

⑤(清)无名氏:《传奇汇考》,第15页。

⑥(清)无名氏:《传奇汇考》,第16页。

⑦(清)无名氏:《传奇汇考》,第17页。

页,顺序错乱,页码顺序调整为第12、15、16、13、14、17,才能够读顺。卷2的《红梅记》、《白蛇记》、《罗帕记》3剧,卷7的《耳鸣冤》、《杰终禅》2剧也是同样错乱。八千卷楼本的发现,可正石印本之误。

其次,石印本“无目有文”的情况可以得到纠正。例如石印本卷3目录中《想世情》与《灵犀锦》之间没有《纲常记》,正文却收入了《纲常记》的提要。经核对八千卷楼本,可确认这是石印本目录遗漏所致,而非底本如此。石印本卷4目录中《读离骚》与《桃花源》之间没有《黑白卫》,同样也是因为石印本遗漏所致。

最后,石印本诸多剧目名称、剧作者的错误以及无缘无故的阙文也因底本的发现得以纠正。例如八千卷楼本中的《崔护谒浆》,石印本卷6的目录和正文都误为《崔护渴浆》;八千卷楼本中的《万全记》的作者为“四愿居士”,石印本误为“四顾居士”;八千卷楼本《雪香园》中“乃具词欲控于包侍制,时包侍制在陈州未返,思仁与效泉谋通知曹鼎,使鼎伪为包侍制出行于道”^①一句,石印本却在“欲控于包侍制”与“出行于道”^②之间出现了一行空白,缺了“时包侍制在陈州未返,思仁与效泉谋通知曹鼎,使鼎伪为包侍制”。丁氏八千卷楼本的发现,显然有助于纠正石印本中诸多类似的错误。

(二)促进《传奇汇考》版本系统的研究。

作为现今流传范围最广的《传奇汇考》,石印本的错误流传也最为广泛,甚至导致研究者推论的失误。八千卷楼抄本发现后,一些由石印本疏误导致的错误论断可以重新思考,因为石印本没有正确反映底本原貌所导致的疑问也可迎刃而解,有助于《传奇汇考》的研究。

例如上文所述石印本卷4目录缺《黑白卫》,李庆在考察《传奇汇考》版本关系时,就以此作为判断《传奇汇考》版本关系的一个依据。邓长风虽然意识到“石印本付印以前,是经过钞手重钞的”^③,京都大学抄本较石印本是“原始形态”,但在使用石印本时却格外重视石印本8卷的顺序,“石印本自卷2至卷6,明确著录了曲目作者,依次为33目中的17目、36目中的23目、35目中的19目、35目中的25目、35目中的20目”,“卷1、卷7、卷8,依次只有30目中的2目、35目中的1目、36目中的1目,是著录了作者主名的”,由此判断出《传奇汇考》的作者不会是一个人。如果能早些发现石印本未能如实反映底本的面貌,他们就不会作出这样的结论。

不仅一些因石印本未能如实反映《传奇汇考》原貌而导致的错误论断可以重新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八千卷楼本独特的版本特点,对我们梳理《传奇汇考》的版本系统大有裨益。江巨荣、浦部依子认为现存《传奇汇考》抄本:“或

①(清)无名氏:《传奇汇考》,第40页。

②南京图书馆藏丁氏八千卷楼《传奇汇考》抄本第1册,索书号GJEB41317。

③邓长风:《〈传奇汇考〉探微》,台湾《汉学研究》第17卷第1期,1999年6月。

多至十餘卷,或少至一、二卷;或剧目雷同,或剧目存异;有的可能系从同一祖本散出,有的可能来自不同传抄系统。要了解其间关系,都要做细致、深入的研究,可惜目前还缺乏这样的条件。”^①目前笔者所知见的多种《传奇汇考》如国家图书馆藏本、北京大学“大仓文库”藏本、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本、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藏本、日本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藏本等等,彼此之间都有细微的不同,这些差别往往是判断版本关系的关键。

例如蒋寅、邓长风、李庆、赤松纪彦、江巨荣和浦部依子等都曾注意到《传奇汇考》抄本中目录与正文的差别;或目录顺序与正文顺序不同,或有目无文,或有文无目。李庆曾根据抄本之间的差别做过判断:“京大本《文媒记》和《留生气》两种顺序和石印本卷六相反,而正文解题中则相同。如果不是来源相同,恐不会如此。”^②若能结合更多抄本,这种推测就更有力量。查今所见抄本,收入这两种剧目的还有大阪大学本、国图本和八千卷楼本,京都大学本、大阪大学本《文媒记》和《留生气》目录的顺序与八千卷楼本、国图本相反,正文解题却相同。类似的例子还有《醉太平》和《蟾宫会》,京都大学本与大阪大学本、八千卷楼本、国图本的目录顺序相反,正文提要中亦相同。由此更可见,现存的多种《传奇汇考》抄本的源头是一致的。

八千卷楼本独特的版式特征,也为研究《传奇汇考》提供了新的方向。今所见的抄本仅有八千卷楼本的目录和正文是每半叶9行,其余抄本均为每半叶10行。八千卷楼本不同于其他抄本的原因,在《传奇汇考》版本系统中居于何种位置,尚需继续探讨。《传奇汇考》是为《曲海总目提要》补遗的唯一来源,其版本众多,所收剧目提要数量不一,只有综合各种抄本对比校勘,才能促进《传奇汇考》版本关系的研究。目前对《传奇汇考》与《乐府考略》的关系,《曲海总目提要》与黄文暘《曲海目》的关系,仍存在诸多疑问,《传奇汇考》版本系统的研究势必能为解决这些问题起到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王文君,女,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戏曲小说。

①江巨容、浦部依子:《〈传奇汇考〉及其相关戏曲考释书目——从〈传奇汇考〉到〈曲海总目提要〉及〈曲海总目提要补编〉》;台湾《戏剧研究》第3期,2009年1月。

②李庆:《两种日本现存〈传奇汇考〉抄本考》,《文化遗产》2010年第3期。